墨子/公孟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貴義

墨子
公孟
作者：墨翟

目錄

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「君子共己以待，問焉則言，不問焉則止。譬若鍾然，扣則鳴，不扣則不鳴。」子墨子曰：「是言有三物焉，子乃今知其一耳也，又未知其所謂也。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，進而諫則謂之不遜，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，此君子之所疑惑也。若大人爲政，將因於國家之難，譬若機之將發也然，君子之必以諫，然而大人之利。若此者，雖不扣必鳴者也。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，雖得大巧之經，可行於軍旅之事，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，君得之則必用之矣，以廣辟土地，著稅僞材。出必見辱，所攻者不利，而攻者亦不利，是兩不利也。若此者，雖不扣必鳴者也。且子曰：『君子共己，待問焉則言，不問焉則止。譬若鍾然，扣則鳴，不扣則不鳴。』今未有扣子而言，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？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？」

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「實爲善人，孰不知？譬若良玉，處而不出，有餘精。譬若美女，處而不出，人爭求之。行而自衒，人莫之取也。今子偏從人而說之，何其勞也！」子墨子曰：「今夫世亂，求美女者衆，美女雖不出，人多求之。今求善者寡，不强說人，人莫之知也。且有二生於此，善星一，行爲人筮者，與處而不出者，其糈孰多？」公孟子曰：「行爲人筮者其糈多。」子墨子曰：「仁義鈞，行說人者，其功善亦多，何故不行說人也？」

公孟子義章甫、搢忽、儒服，而以見子墨子，曰：「君子服然後行乎？其行然後服乎？」子墨子曰：「行不在服。」公孟子曰：「何以知其然也？」子墨子曰：「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，金劍木盾，以治其國，其國治。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，牂羊之裘，韋以帶劍，以治其國，其國治。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，絳衣博袍，以治其國，其國治。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，以治其國，其國治。此四君者，其服不同，其行猶一也。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。」公孟子曰：「善。吾聞之曰『宿善者不祥』，請舍忽易章甫，復見夫子，可乎？」子墨子曰：「請因以相見也，若必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，然則行果在服也。」

公孟子曰：「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後仁。」子墨子曰：「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，箕子、微子爲天下之聖人，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。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，關叔爲天下之暴人，此同服或仁或不仁。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。且子法周，而未法夏也，子之古非古也。」

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「昔者聖王之列也，上聖立爲天子，其次立爲卿大夫。今孔子博於《詩》《書》，察於禮樂，詳於萬物，若使孔子當聖王，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？」子墨子曰：「夫知者，必尊天事鬼，愛人節用，合焉爲知矣。今子曰孔子博於《詩》《書》，察於禮樂，詳於萬物，而曰可以爲天子，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。」

公孟子曰：「貧富壽夭，齰然在天，不可損益。」又曰：「君子必學。」子墨子曰：「教人學而執有命，是猶命人葆而去亓冠也。」

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「有義不義，無祥不祥。」子墨子曰：「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，而爲禍福，執有祥不祥，是以政治而國安也。自桀紂以下，皆以鬼神爲不神明，不能爲禍福，執無祥不祥，是以政亂而國危也。故先王之書《子亦》有之曰：『亓傲也，出於子，不祥。』此言爲不善之有罰，爲善之有賞。」

子墨子謂公孟子曰：「喪禮，君與父母、妻、後子死，三年喪服。伯父、叔父、兄弟期，族人五月，姑姊、舅甥皆有數月之喪。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，弦詩三百，歌詩三百，舞詩三百。若用子之言，則君子何日以聽治？庶人何日以從事？」

公孟子曰：「國亂則治之，國治則爲禮樂。國貧則從事，國富則爲禮樂。」子墨子曰：「國之治也，治之，故治也。治之廢，則國之治亦廢。國之富也，從事，故富也。從事廢，則國之富亦廢。故雖治國，勸之無饜，然後可也。今子曰『國治則爲禮樂，亂則治

之』，是譬猶噎而穿井也，死而求醫也。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，繭爲聲樂，不顧其民，是以身爲刑僇、國爲虛戾者，皆從此道也。」

公孟子曰：「無鬼神。」又曰：「君子必學祭礼。」子墨子曰：「執無鬼而學祭禮，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，是猶無魚而爲魚　　也。」

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「子以三年之喪爲非，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。」子墨子曰：「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，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。」

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「知有賢於人，則可謂知乎？」子墨子曰：「愚之知有以賢於人，而愚豈可謂知矣哉？」

公孟子曰：「三年之喪，學吾之慕父母。」子墨子曰：「夫嬰兒子之知，獨慕父母而已。父母不可得也，然號而不止，此亓故何也？即愚之至也。然則儒者之知，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？」

子墨子問於儒者曰：「何故爲樂？」曰：「樂以爲樂也。」子墨子曰：「子未我應也。今我問曰『何故爲室』，曰『冬避寒焉，夏避暑焉，室以爲男女之別也』，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。今我問曰『何故爲樂』，曰『樂以爲樂也』，是猶曰『何故爲室』，曰『室以爲室也』。」

子墨子謂程子曰：「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，四政焉。儒以天爲不明，以鬼爲不神，天鬼不說，此足以喪天下。又厚葬久喪，重爲棺椁，多爲衣衾，送死若徙，三年哭泣，扶後起，杖後行，耳無聞，目無見，此足以喪天下。又弦歌鼓舞，習爲聲樂，此足以喪天下。又以命爲有，貧富壽夭、治亂安危有極矣，不可損益也。爲上者行之，必不聽治矣；爲下者行之，必不從事矣，此足以喪天下。」程子曰：「甚矣，先生之毀儒也。」子墨子曰：「儒固無此若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則是毀也。今儒固有此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則非毀也，告聞也。」程子無辭而出，子墨子曰：「逆之。」反，復坐。進復曰：「鄉者先生之言，有可聞者焉。若先生之言，則是不譽禹，不毀桀紂也。」子墨子曰：「不然，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，敏也。厚攻則厚吾，薄攻則薄吾。應孰辭而稱議，是猶荷轅而擊蛾也。」

子墨子與程子辯，稱於孔子。程子曰：「非儒，何故稱於孔子也？」子墨子曰：「是亦

當而不可易者也。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，魚聞熱旱之憂則下，當此，雖禹湯爲之謀，必不能易矣。鳥魚可謂愚矣，禹湯猶云因焉。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？」

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，謂子墨子曰：「先生以鬼神爲明知，能爲禍福，爲善者富之，爲暴者禍之。今吾事先生久矣，而福不至。意者，先生之言有不善乎？鬼神不明乎？我何故不得福也？」子墨子曰：「雖子不得福，吾言何遽不善？而鬼神何遽不明？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？」對曰：「未得之聞也。」子墨子曰：「今有人於此，什子，子能什譽之，而一自譽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能。」「有人於此，百子，子能終身譽亓善，而子無一乎？」對曰：「不能。」子墨子曰：「匿一人者猶有罪，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，將有厚罪者也，何福之求？」

子墨子有疾，跌鼻進而問曰：「先生以鬼神爲明，能爲禍福，爲善者賞之，爲不善者罰之。今先生聖人也，何故有疾？意者，先生之言有不善乎？鬼神不明知乎？」子墨子曰：「雖使我有病，何遽不明？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，有得之寒暑，有得之勞苦，百門而閉一門焉，則盜何遽無從入哉？」

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，身體强良，思慮徇通，欲使隨而學。子墨子曰：「姑學乎，吾將仕子。」勸於善言而學。其年，而責仕於子墨子。子墨子曰：「不仕子。子亦聞夫魯語乎？魯有昆弟五人者，亓父死，亓長子嗜酒而不葬，亓四弟曰：『子與我葬，當爲子沽酒。』勸於善言而葬。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，四弟曰：『吾未予子酒矣。子葬子父，我葬吾父，豈獨吾父哉？子不葬，則人將笑子，故勸子葬也。』今子爲義，我亦爲義，豈獨我義也哉？子不學，則人將笑子，故勸子於學。」

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，子墨子曰：「盍學乎？」對曰：「吾族人無學者。」子墨子曰：「不然，夫好美者，豈曰吾族人莫之好，故不好哉？夫欲富貴者，豈曰我族人莫之欲，故不欲哉？好美欲富貴者，不視人猶強爲之。夫義，天下之大器也，何以視人？必強爲之。」

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。子墨子曰：「不可，夫知者必量亓力所能至，而從事焉。國士戰且扶人，猶不可及也。今子非國士也，豈能成學又成射哉？」

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：「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，請棄之。」子墨子曰：「不可，稱我言以毀我行，愈於亡。有人於此，翟甚不仁，尊天、事鬼、愛人甚不仁，猶愈於亡也。今

告子言談甚辯，言仁義而不吾毀，告子毀，猶愈亡也！」

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：「告子勝爲仁。」子墨子曰：「未必然也，告子爲仁，譬猶跂以爲長，隱以爲廣，不可久也。」

告子謂子墨子曰：「我治國爲政。」子墨子曰：「政者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，是子之身亂也。子不能治子之身，惡能治國政？子姑亡，子之身亂之矣。」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